

环球人物
GLOBAL PEOPLE

10周年
典藏书系

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悲情家族

陈独秀的落寞后半生

许广平眼中的鲁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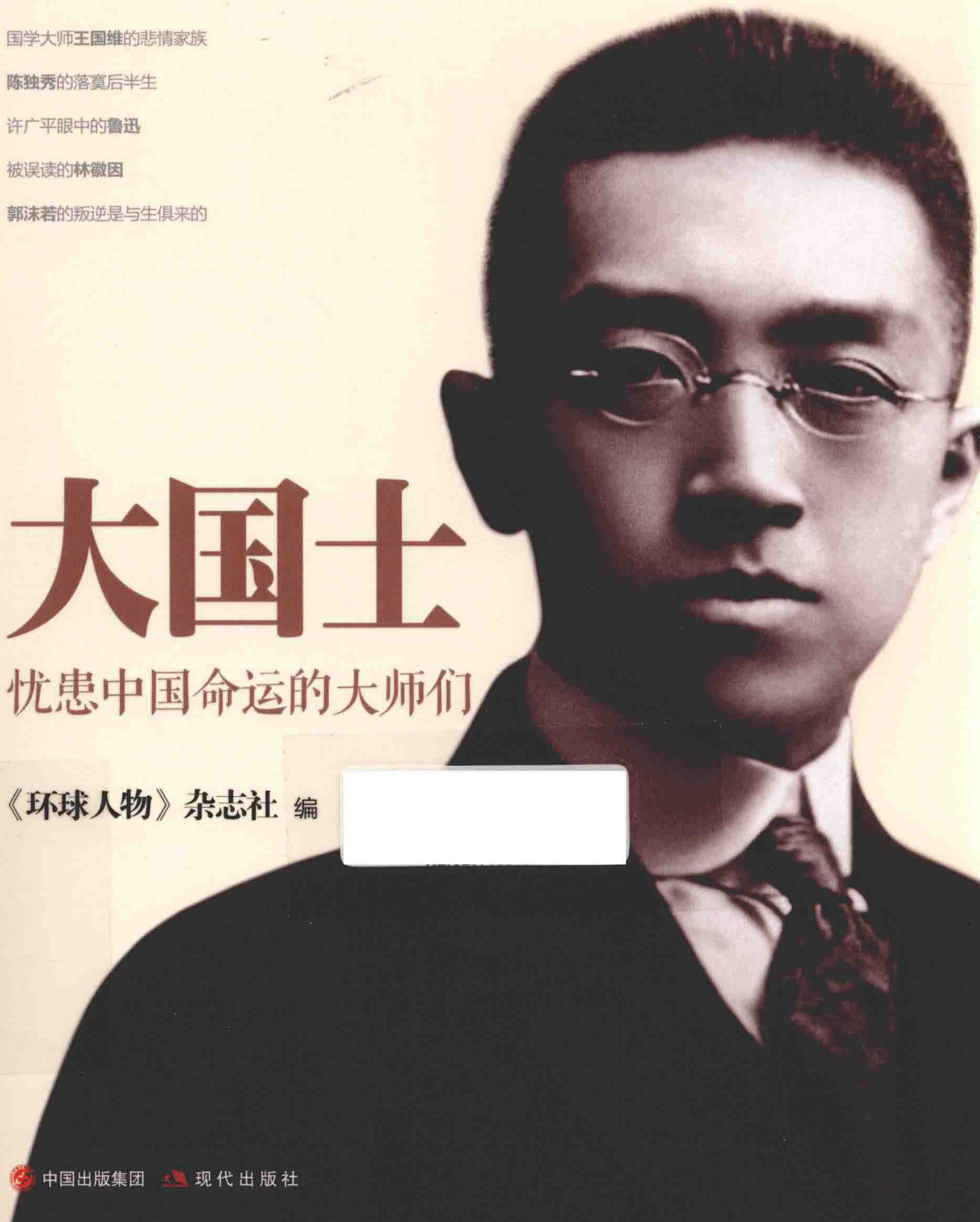
被误读的林徽因

郭沫若的叛逆是与生俱来的

大国士

忧患中国命运的大师们

《环球人物》杂志社 编



环球人物
GLOBAL PEOPLE

10周年
典藏书系

大国士

忧患中国命运的大师们

《环球人物》杂志社 编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国士 /《环球人物》杂志社编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6.3
(《环球人物》10周年典藏书系)
ISBN 978-7-5143-4638-1

I. ①大… II. ①环… III. ①知识分子—生平事迹—
中国—现代 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5210号

大国士(《环球人物》10周年典藏书系)

编者 《环球人物》杂志社
责任编辑 张 霆 袁子茵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6.75
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4638-1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目录

- 黄遵宪，把手稿埋在日本 / 001
- 梁启超外孙女讲述梁门家风 / 008
- 王国维：国学大师的悲情家族 / 014
- 章念驰：祖父章太炎的“疯”“癫”“狂” / 022
- 新文化百年 男神胡适 / 030
- 周质平谈胡适：他对任何权威保持质疑 / 057
- 蔡元培女儿忆父亲两登征婚启事 / 062
- 陈独秀的落寞后半生 / 068
- 文人陈独秀，心有柔情 / 077
- 陈寅恪：不愿做文化偶像 / 082
- 悲情陈寅恪 / 088
- 傅斯年不是五四逃兵 / 093
- 李莉娟：我眼中的祖父李叔同 / 100
- 许广平眼中的鲁迅 / 109
- 被误读的林徽因 / 114
- 瞿秋白女儿含泪讲述瞿秋白 / 140
- 闻一多长孙说闻一多 / 148
- 五四运动领袖许德珩之孙：祖父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 / 155
- 林上元回忆：宋美龄对外公张难先由恨生敬 / 162

- 梅汝璈之子谈父亲“为中国人赢得尊严” / 171
- 宗璞：父亲冯友兰一生得力于 3 个女子 / 179
- 黄方毅：父亲黄炎培一生清白无悔 / 187
- 傅敏：父亲傅雷的最后一封家书 / 195
- 徐悲鸿之子谈徐悲鸿“父亲是天生的浪漫主义画家” / 203
- 齐白石嫡孙讲述齐白石的“北漂”生活 / 210
- 梁文茜追忆：我的父亲梁实秋 / 217
- 郭沫若之女郭庶英：父亲的叛逆是与生俱来的 / 223
- 父亲矛盾的沉默岁月 / 228
- 田汉之子田大畏回忆：父母一生爱得艰难 / 235
- 老舍之子舒乙：“父亲是个怪人” / 243
- 曹禺最后的日子 / 247
- 冰心之女吴青：在父亲眼中，母亲是个完人 / 253
- 冰心，与国共两党都有缘 / 259

黄遵宪，把手稿埋在日本

1884年，晚清诗人黄遵宪在美国时适逢选举年，目睹时任总统、共和党人切斯特·阿瑟和民主党候选人格罗弗·克利夫兰两派相争的过程。选举的一切令这位拖着大辫子的满清官员目瞪口呆，他写诗形容两派拉票的场面，“开口如悬河，滚滚浪不竭。笑激屋瓦飞，怒轰庭柱裂”；两派候选人互相揭底的演讲，“彼党讪此党，党魁乃下流”。在感到惊奇、不解的同时，他既做出“共和政体万不能施行于今日之吾国”的结论，却也在其他诗中表示不必遵从古法。

作为一名生活在动荡时代的文人，他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，结合时事、世事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看出中国会变

黄遵宪，字公度，号“人境庐主人”，亦号“东海公”。记载中说他“长身鹤立，额高而广”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：瘦长的身材，高高的额头；“好学若性，不假师友，自能博群书，工诗文，善著述”，不必老师怎么费心传授，就自己学得有模有样，博览群书，写一手漂亮文章，还著书立说。看上去，这个黄遵宪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有一脉相承之处。

1848年，黄遵宪出生于广东梅州嘉应（今广东蕉岭）。此地与大清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仅一水之隔。他成长在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时期和地方，注定了他的一生会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。

黄遵宪的高祖名叫黄润，家境贫寒，以替人书写牛契为生。当时，外国银圆刚刚在广东的市场上流通，他能够通过银色、声音的差异来辨别真伪。于是，他在集市上摆一张桌子，替人鉴别、兑换银圆，广聚四方之财，几年后就发家致富了。30岁时，黄润开始创立自己的典当铺，并在晚年把当铺发展到四五家。

虽然自己弃儒经商，黄润却没让儿子继承家业，而是让其专心读书。黄遵宪的父亲是咸丰举人，曾在贵州、广西等地为官。黄家先辈在儒、商之间的身份转换，让子弟们意识到科举并非是唯一的通天途径。

黄遵宪4岁入塾，10岁时，先生出题“一览众山小”，命诸位学童作诗，黄遵宪吟出“天下尤为小，何论眼底山”，先生为之惊叹。亲自教导过他的曾祖母听后极为高兴，认为“此儿志向远大”，更对其钟爱有加。18岁时，婚后不过数日，太平天国的军队攻破嘉应，黄氏举家避难，此后家道中落。黄遵宪在22、23岁时两次赴广州参加乡试，均未中。他在考试后绕道游历香港，大开眼界。27岁时，赴京师考试，仍不中。“我来仍失意，走问近如何”，“长安人踏破，有客独居难”，那段时间，他写了很多诗句，里面都暗含仕途失意之情。因他的父亲当时在京任职，他于是留京侍奉，并与一些同为粤籍的京官过从甚密。

黄遵宪很早就认识到大清不能故步自封，他对通晓洋务的翰林院侍讲何如璋说：“中国必变从西法。其变法也，或如日本之自强，或如埃及之被逼，或如印度之受辖，或如波兰之瓜分，则我不敢知，要之必变。”就是虽然料不到将来会变成什么样，但认为中国绝对会被西方制度所影响。这种对未来的通透，让他深受何如璋赏识，为日后赴海外任职埋下了伏笔。

一本书能给大清省 2 亿两白银

没有功名却有见识的黄遵宪，当时不单被一位大人赏识。丁日昌任福建巡抚，曾邀请他入幕；李鸿章与他一番交谈后，称他为“霸才”。29岁时，黄遵宪终于考中举人，名次在百名以外，以五品衔拣选知县待用。也就是说，已经有了当知县的资格，准备准备，就能入仕了。正在此时，何如璋被选为首任赴日正使，邀请他当随行参赞。

清朝晚期社会动荡，变法的雷声隐隐，波谲云诡，远离京师、朝廷，充任一个未有先例、前途未知的外交官，是需要极大勇气的。黄遵宪却不顾亲友们的劝阻，毫不犹疑地选择了赴日。他自幼居住在侨乡，有过海外游览的经历，而且，他对古人之学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。

1877年，何如璋率第一届驻日使团乘轮船从上海出发，抵达长崎。在龙旗飘扬下、21响礼炮声中上岸。他们到任第一天，就有琉球臣子前来拜谒，痛哭流涕，说日本阻挠进贡，力图废藩。此后，日本又觊觎朝鲜，日、俄两国都希望将朝鲜据为己有，英、法、美、德也希望与之通商。黄遵宪与何如璋商议，应该先发制人，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将朝鲜废为郡县，以绝后患。此计不行，又请求派使主持朝鲜外交。在朝鲜使者访日时，黄遵宪劝朝鲜亲中国，联美国。日本人得到情报，刊载在报纸上，并称赞黄遵宪的见识远超李鸿章。可惜朝鲜并未听从。

在日期间，黄遵宪一人独行，走本州、过北海道，在镰仓的江之岛、伊豆的热海先后停留半月。“采风问俗，搜求逸事”，打听日本民间风俗习惯，光书就看了200余种，准备数年，最终写成《日本国志》和《日本杂事诗》，上到国俗遗风，下到民情琐事，无一不编入其中。黄遵宪说，写作的根本目的在于“为我国所用”，所以“凡牵涉西法，尤加详备，期适用也”。

《日本国志》出版之时，中日战争已爆发，而大清节节败退。有人将此书推荐给张之洞，并遗憾地说，如果早点读到此书，可以为大清王朝节

省2亿两白银——正是《马关条约》中向日本赔款之数。

1882年，黄遵宪调任美国三藩市（现译作旧金山）总领事。2月12日抵达美国，3月，美国国会通过限制中国移民法案。因赴美之国人多为华工，此项法案实际是针对华工的，但学生、商人、游客，乃至侨胞也受到波及，被视如囚犯。黄遵宪向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求救无果，于是自图良策，为回国的侨胞颁发护照，作为返回美国的凭据，尽可能提供便利。

当时三藩市的华工贫苦，往往数十人挤在一个屋子里住。美国法律中有一条“方尺空气”的规定，即每人需享有56平方米空气的范围。违者，房主处以500美元以下罚款，房客处以50美元以下罚款或监禁。黄遵宪抓住这条法律，在视察华工住地后，又亲自探望关押华工的美国监狱，见到数十人被囚禁于同一牢房，就叫随从丈量监牢面积，责问美国人必须按照“方尺空气”给予相同待遇。

在美国任职期满后，黄遵宪归国探亲，适逢朝中赏识他的大臣失势，他又不屑自降志气，逢迎上司，于是赋闲在京。数年后才再任驻英二等参赞，后调任新加坡总领事。只是，晚清懦弱，又不擅外交，往往以求和了事。他感到才华没有发挥之地。在新加坡任职4年后，国内政局不稳，张之洞为招揽人才，特地调他回国。据说他“自负而目中无权贵”，在拜见时“昂首足加膝，摇头而大语”，引起张之洞不满，最终未受重用。

黄遵宪一生中，游历日、美、英及新加坡等国家共13个年头。他曾说：“儒生不出门，勿论当世事。识时贵如今，通情贵悯世。”长年出门在外的他，用诗歌的方式，介绍了诸如电灯、电车等新鲜玩意儿。比如他笔下的电车，“别肠转如轮，一刻既万周。眼见双轮驰，益增中心忧。”既表现了新的时代特点，又有传统诗歌的情感意境。

将《红楼梦》全书首次介绍到日本

明清以来，东渡日本的中国学者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有两位，一位是明

末清初的朱舜水，一位即黄遵宪。

黄遵宪在日本很受尊重，史载“日本人士土耳其名，仰之如泰山北斗。执贽求见者，户外屦满”，日本人听到他的名字，把他当作泰山、北斗那样来仰慕。拿着礼物求见的客人络绎不绝，门外都是客人脱下来的麻鞋。

与他交好的日本人遍布政坛、文坛，其中有汉学家、历史学家、政治家、诗人、散文家、书法家，等等。著名的有日本内阁首相伊藤博文、陆军创建者大山岩等。有时虽言语不通，但日本人都认识汉字，彼此往来聚会，以笔代舌，因此能够互相沟通。黄遵宪为提倡风雅，对日本文人所呈诗文，都悉心评点。每一篇出，“群焉宗之，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”。甚至曾任高崎知事的源辉声，还将笔谈的纸片装裱成册，珍藏纪念。

黄遵宪特别推崇《红楼梦》，他是近代以来高度评价《红楼梦》的第一人。他曾对日本友人石川英说：“《红楼梦》乃‘开天辟地、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，当与日月争光，万古不磨者’”。他不辞辛劳，将《红楼梦》亲自圈点后送给日本友人，这是完整的《红楼梦》全书首次被介绍到日本。而他本人，也做了一件和“黛玉葬花”一样风雅的事。1879年，黄遵宪出版《日本杂事诗》，受到日本朋友的追捧，有人提出希望珍藏他的手稿。黄遵宪说：“愿得一片清净壤，埋藏是卷。”想把自己的手稿埋掉。

于是，源辉声帮着他将手稿埋藏于东京宅中园林，由黄亲题“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”9个字，刻石树碑。源辉声逝世之后，安葬于东京北部的平林寺。他的儿子遵从父亲遗愿，也将诗冢迁到了平林寺。这不但是一桩文坛雅事，也见证了中日之交的睦邻友好。

对梁启超合掌膜拜

黄遵宪生活在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巨变时期，一生与保皇党、改良派都有所交往，并情谊甚笃。

32岁时，他在日本结识改良派思想家王韬，天天游宴，酒酣耳热中谈

论天下大事。39岁时，两广总督张之洞曾命他巡察南洋诸岛。从海外回国后，黄遵宪与康有为、梁启超二人过从甚密。康有为赞赏黄说：“久游英美，以其自有中国之学，采欧美之长，荟萃熔铸，而自得之，尤倜傥自负，横览举国，自以无比。”黄遵宪则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：“国中知君者无若我，知我者无若君。”他自发捐了1000元，作为梁启超《时务报》的开创基金。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文章更是赞赏有加，亲切地称梁是“罗浮山洞中一猴”，东游之后，修炼成了孙悟空，有72变，越变越奇。而自谦“吾辈猪八戒”，对梁启超只能合掌膜拜而已。

晚年，黄遵宪协助陈宝箴、梁启超在湖南推行新政，先后创办时务学堂、南学会、保卫局、课吏馆、不缠足会、《湘学新报》、《湘报》，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活跃最有朝气的—个省。

因新政之功，1898年，黄遵宪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。当他抵达上海时，戊戌变法发生。据说事发之后，他藏匿了康有为、梁启超二人，还不畏危险，立刻通知康有为的学生离开，并通过自己的影响，联络英国领事馆，解囊资助，保护康、梁家人。由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和日本驻华公使等人的干预，清政府没有追究，而是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。

还乡后，黄遵宪思想郁闷，经常和倡导新学的丘逢甲唱酬往来。1905年，他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：“吾之生死观与公略有异，谓—死则泯然渐灭耳。然—息尚存，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，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，无益于群，则殒然七尺，虽躯壳犹存，亦无异于死人。无避死之法，而有—不虚生之责。”3月28日，在家逝世。

黄遵宪的诗现存1000余首。诗文在他看来，是提不上台面的“余事”，却是他—生最大的成就。他的《日本杂事诗》总数达200首，内容涉及日本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；《逐客篇》写美国排斥华工运动；《纪事》如实描绘了美国的总统选举。至于他心血之著《日本国志》更是给近代中国以巨大影响，梁启超评价为：“乃知今日本，知日本之所以强；乃知中国，知中国所以弱。”戴季陶说道：“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人不少，除了30年前黄公度（即黄遵宪）先生著了一本《日本国志》而外，我没有看见有什么

专论日本的书籍。”傅斯年说道：“其《日本国志》成于甲午之前，今五十余年，不闻有书可代之也。”周作人则谓：“其中《学术志》2卷，《礼俗志》4卷，都是前无古人的著述。至今也还是后无来者。”

以诗歌来观中国、看世界，呼吁人们学西方、维新救国，黄遵宪可以称为一代“诗史”了。（撰文：李芳）

梁启超外孙女讲述梁门家风

梁启超，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，近代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学者。他的后代，个个成绩斐然。他有9个子女，其中3人是院士，被誉为“一门三院士”。

在北京大学的蔚秀园，笔者采访了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。吴荔明是梁启超次女梁思庄所生，退休前是北大城市与环境科学系的教授。从两岁起，她就跟着母亲住进了当时的燕京大学，从此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。吴荔明一再表示：“我真是没什么好说的，和妈妈、舅舅们根本没法比。”确实，梁家第二代人的成就太耀眼了，与他们相比，第三代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
一门三院士

翻看梁启超的家庭照片，你会发现梁家人有一个共同特点——嘴型很像，都微微上翘。“我外祖父梁启超、妈妈梁思庄、小舅舅梁思礼都是这样的嘴型，我也是。”吴荔明笑着说，75岁的她很和气，甚至如孩子般可爱。

吴荔明指着照片上的舅舅和姨姨逐一向笔者介绍，语气中充满了自



1908年，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，借住在神户郊外的海滨别墅，被他称为“双涛园”。此照片为梁启超五子女与亲戚小孩的合影，梁启超戏称“双涛园群童”照。（中间椅子上最年幼者，为吴荔明的母亲梁思庄）

豪：“大舅梁思成，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，第一届中国院士，创办了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筑系，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，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；二舅梁思永，第一届中国院士，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；小舅梁思礼，是中国第一代航天人，也是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，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。”

除了这“一门三院士”，梁启超的其他子女也非常优秀。长女梁思顺，编有《艺蘅馆词选》，精通日语，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时，是父亲的助手、秘书兼日语翻译。吴荔明的母亲梁思庄，是著名图书馆学家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，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，获图书馆学士学位。1952年后，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。她精通英、法、德、俄等语言，是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的专家，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

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，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成就。

吴荔明告诉笔者：“我们家有个传统，谁辈分大、年纪大就是族长。我舅舅那一代就只剩下八舅梁思礼了，所以梁家聚会都去他家，每次能聚 30 多人。”吴荔明说，虽然梁家已经到了第五代，但这个家庭的凝聚力很强，“各家的孩子都和亲姐妹一样”。

最好的家庭教育家

在吴荔明看来，梁家后人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，与梁启超的教育和指导有直接关系。“外公和子女的相处模式，以及教育子女的方法即便在今天看也是超前的。”吴荔明告诉笔者，梁启超从 1923 年起到 1929 年去世，始终坚持给在海外的 5 个子女写信，帮助他们确定学习方向，指导他们做学问，同时又充分尊重孩子们自己的意愿。

“母亲在加拿大上大学后，面临专业的选择，外公曾在信中建议：‘你们弟兄姊妹，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，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，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？我很想你们以生物学为主科，因为它是现代最先进的自然科学。’”吴荔明说，当得知梁思庄对生物并无兴趣后，梁启超马上写信：“庄庄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，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，所以赶紧寄这封信。”最终，梁思庄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父亲的意见学了图书馆学，考入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，成为一名图书馆专家。

梁启超对于子女们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关注。梁思庄一次考试得了第十六名，大大伤了自尊心。梁启超得知后写信给她：“庄庄：成绩如此，我很满足了。能在 37 人中考到第十六名，真不简单了。好乖乖不必着急，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。”在写给梁思庄的另一封信中，他又说：“庄庄今年考试，纵使不及格，也不要紧，千万别着急。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，却是因为赶课太过，闹出病来，倒令我不放心。”

梁启超曾自述信仰的是“趣味主义”，人生观“拿趣味做跟柢”。他曾说：“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，生活才有价值，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，那么生命便成沙漠，要来何用？”

在他的影响下，梁家人大多性格开朗，风趣幽默。梁启超给每个孩子都起了小名，梁思顺是“大宝贝”，梁思庄是“小宝贝”，梁思懿被叫作“司马懿”，小儿子梁思礼是“老 baby（婴儿）”，被梁启超译成“老白鼻”。梁启超生前曾许了个愿，60岁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，要专心致志地教育孩子，可惜他56岁便撒手人寰。梁启超去世时，最小的儿子“老白鼻”才5岁，对于父亲，儿女们有很多珍贵的回忆。

母亲的坎坷人生

吴荔明幼年丧父，从小跟随母亲从广州搬到北京生活，得到了来自这个大家庭的更多关爱。吴荔明家里至今保存着当年大舅梁思成和梁思庄设计的一套家具。“你看这椅子、写字台，七十多年了，一点儿不过时吧？”吴荔明指给笔者看。

吴荔明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：“现在回想，她一个人把我带大，真是很难。”

吴荔明父母的爱情，堪称传奇。父亲吴鲁强是二舅梁思永的“铁哥们儿”。1924年，他们一同赴美读书，梁思永在哈佛大学，吴鲁强在麻省理工学院。在加拿大读书的梁思庄，偶尔会去美国看望哥哥，吴鲁强便对她产生了感情。“父亲当时很浪漫，他给母亲写过上百封情书，中文都是漂亮的小楷，英文都是熟练的草书，还夹有很多英文诗，每封信都热情洋溢。其中一封信中写道：‘庄庄，你是我的‘烟士波里纯’（灵感），你是我的灵魂驱使的人。记得你曾亲口向我施过命令，叫我好好地用功。我顿时就觉得精神百倍。’”

吴鲁强的真挚感情最终打动了梁思庄，两人回国后于1933年8月举

行了盛大的西式婚礼。在北平著名的协和礼堂，当梁思庄穿着林徽因帮她设计的白色结婚礼服缓缓走进大厅时，新郎吴鲁强突然流起鼻血，后来梁思庄回忆时说：“现在想起来，真是不祥之兆！”

婚后，两人去广州定居。吴鲁强在中山大学化学系做教授，梁思庄则在广州市立图书馆任职。第二年，吴荔明就出生了。可惜，不幸很快降临到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。1935年底，吴鲁强在去香港出差时染上伤寒病，回到广州不久就病发身亡，从发病到去世仅仅20多天。

“爸爸去世时31岁，妈妈才27岁。”提到父亲的亡故，吴荔明感到很是悲痛，叹着气说：“那以后，妈妈和我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。她没有再婚，并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她的图书馆事业和我身上。”

梁思庄从未向女儿表露过悲伤和无助的情绪。直到吴荔明15岁那年，无意中翻开家中的一个箱子，才发现一叠母亲写给过世父亲的信。“鲁强：我今天又给你写信了。女儿已经会说北京话了。她很结实可爱，吃得很多，胖胖的。”信中语句断断续续，每封信都没有落款。这件事吴荔明从未向母亲提起过，但却对吴荔明的感情冲击很大，令她永世难忘。

母女相依为命的日子虽然艰难，但梁思庄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。“妈妈经常是发工资之前就没钱了，只好向邻居借10元，发了工资马上再还上。但即便这样，我们家还是长期有保姆，妈妈不会做家务。”母女俩一直过着“穷开心的舒服日子”。吴荔明结婚时，向丈夫提出“还是要和妈妈生活在一起”，丈夫欣然接受了她的要求。

1981年4月，梁思庄因脑栓塞忽然病倒，瘫痪在床。1986年，与世长辞，终年78岁。在照顾母亲的日子里，吴荔明萌生了一个想法：“母亲这一生很伟大，我想在她活着的时候把它写出来。”写了母亲，吴荔明又有了新的目标，她又撰写了《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》，并于1999年出版。

吴荔明感触最深的是，国人对梁启超的评价正慢慢地发生着变化。她告诉笔者：“现在人们评价梁启超说，‘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，他都走在最